

艺术云盘

郑胜天 著

ART IN THE CLOUD

书画出版社

艺术云盘

郑胜天 著

ART IN THE CLOU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云盘 / 郑胜天著. -- 上海 :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479-1317-8

I. ①艺… II. ①郑… III. ①艺术-概况-中国-现代 IV. ①J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1264号

艺术云盘

郑胜天 著

责任编辑	徐 可 王 静
审 读	曹瑞峰
责任校对	郭晓霞
封面设计	吴雅丽 王 峥
技术编辑	钱勤毅

出版发行 上 海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②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 200050

网址 www.ewen.cc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bh@163.com

印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2

版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9-1317-8

定价 39.00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自序

自序

2009年中国台湾典藏杂志社的一份新杂志《典藏·投资》问世，主编亚伟邀我开个专栏。我虽然从来爱读豆腐干文章，但自己并没有写过，总觉得定期定量爬格子，实在是太大的责任和精神负担。何况我对投资完全外行，怕满足不了读者的期望。但是亚伟仍一味坚持，说你可随意选择话题，不必拘泥于收藏投资方面。这样一来我就没理由推辞了，想不到一写就写了五年。

2012年蔡国强在洛杉矶当代美术馆准备他的个展《天梯》，我和一位摄影师朋友李丹（Don Li-Leger）一起去采访他。我们坐在暂时还空无一人的黝黑展厅里，听他讲自幼对不可知世界的神迷。四面墙上都是他的巨作，最大的一幅《童年宇宙船》中央是一个类似银河系大爆炸的图形，四周环绕着大大小小的陨石，一块陨石就是艺术家讲述的一个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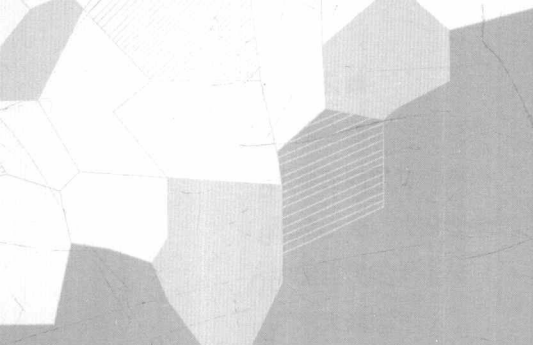
我觉得自己写的这个专栏也有点像漂浮的陨石。每篇虽然都不离当代艺术这个大话题，但互相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巧的是我的专栏也是从蔡国强的故事开始。当时正值第五十三届威尼斯双年展开幕前夕，我回忆了1999年陪他去制作《威尼斯收租院》的经过，那是中国当代艺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自此以后发表的五十多篇文章中，不少是这类个人参与过的历史片断，也有对时下发生活动的观感评述；还有些则是受到媒体和网上某则消息的启发，或是出于自己近年研究调查中的偶得。扯东道西、谈天说地，谈不上有多少深度，不过我力求都有些新意和趣味性。当初主编给我限定每篇1800字左右，现在看来实在很英明。少一点说不清楚，多一点可能就再挤不出来了。

《典藏·投资》在大陆并不易看到，有时我会挑一两篇文章贴到微博或微信上去，居然得到不少朋友点赞。于是我想到把五年来发表的这些文字集册出版，也许还有一定的价值。感谢上海书画出版社和编辑徐可与王静所给与的支持，使这个想法得以实现。

现在发稿不必像过去那样邮寄或快递。手指一点，文件就上了云端。远在天边的编辑分分秒秒都能收到。我想用《艺术云盘》来作为这些散漫拾得的短文集的题目，倒也十分贴切。爱因斯坦说过：“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天赋，我只有强烈的好奇心。”我希望这本小书能让读者一起分享我的好奇心。艺术其实本来并不是投资的商品，也不必当作太深奥的学问，艺术应当是一个让每人的想象力都能自由翱翔的天空。

2016年夏于哈瓦那



目 录

时代人物	1
待月西厢，莫忘红娘	2
速写蔡国强	5
柯弗罗皮斯是谁？	8
捞过界	10
回馈社会的“暴发户”	12
流浪儿和院士	14
刘小东在兰会所	16
从“不确切”到“确切”	18
和阿布拉莫维奇过一晚	21
他乡遇故知	23
哈瓦那三部曲	26
龙年太空梦	34
不为稻粱谋	36
谁是操刀手？	39
赵无极与杭州	41
怀念朱乃正	43
室友	45
马年故事	48
大收藏家鲁迅	50
仅次于毕加索	53
忘不了倪贻德	55
君子之交	58
重逢开普敦	61
无心的探望	64
蛇的名字叫做“砵”	66
半世纪前的家书	69
尼尔逊的后院	73

观点云集	77
艺博会推动市场复苏	78
天平在向东方倾斜	81
画家出力，政府埋单	83
中国当代艺术十年	86
艺术大泡泡？	88
艺术提升城市——温哥华冬奥会的启示	90
宗教 VS 艺术	94
要学院不要学院主义	96
是“施舍”还是“奉献”？	99
“以画抵税”及其他	101
收藏的归宿	104
中国就是 POP	107
底特律美术馆该不该卖？	109
政府、宫廷及艺术银行	112
美术馆过剩？	114
社会主义现代派	117
艺术遇见石油	120
他人的价值观	123
有风自东欧来	125
左派艺术家	128
里维拉来过中国吗？	130
杭州遇见莫兰迪	134
 艺术事件	 137
中国艺术家的威尼斯梦	138
冬奥会和双年展	141
东方之珠	143
CIA “炒作”有术	145

从圣地亚哥到西安	147
巴厘岛对话	149
莫斯科的美丽与哀愁	151
给艺术输电	154
黄灯的纠结	157
《典藏国际版》十年	160
《典藏》二十年庆有感	162
李鬼与李逵	164
见证中国当代艺术进入世界	166
重访莫斯科	171
城市馆为双年展“充电”	173
双年展“峰会”	175
艺术品背后的噩梦	177
不速之客	180
怒吼吧，中国！	182
冠山风	184
聚焦 1985	186
酒色生香	188
凝滞的历史	190
曼哈顿的乌克兰	193
书非书	196
又见威尼斯	199



时代人物

待月西厢，莫忘红娘

半个多世纪以前，一位个子不高的保加利亚青年 Maryn Varbanov 来到北京校尉胡同，成为当时中央美术学院罕见的外国留学生之一，他更为人知的中文名字是万曼，研究中国当代艺术不能不知道他。

今年是万曼逝世二十周年。中国美术学院于9月9日在杭州举办了题为“万曼与中国新潮美术”的学术文献展和座谈会，纪念他对中国艺术发展的贡献。万曼出生于1932年动乱的巴尔干半岛，父亲是保共领袖季米特洛夫的战友。1953年他到中国留学，在美院与一位高挑的中国女生宋怀桂相恋，那时大陆社会封闭，中外通婚几乎不可能，宋写信向周恩来总理求助，两人才得以结为良缘。

1975年万曼夫妇回到索菲亚，后又移居巴黎。万曼在欧洲逐渐树立起作为一位现代壁挂艺术家的国际声誉。壁挂又称软雕塑或纤维艺术，介乎于实用美术与纯艺术之间，是一种跨媒介的当代艺术重要形式。1985年宋怀桂代表皮尔·卡丹到北京开创事业时，万曼也再度回到中国。翌年他受中国美院（当时称浙江美院）邀请，在杭州创建了万曼壁挂研究所。

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主流艺坛还没有当代艺术的空间。学院内外一切新潮艺术活动都属另类，缺乏任何官方资源支持。壁挂艺术以工艺美术的形态切入，在学院象牙塔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当代艺术阵地，实在是一个绝妙的战略。而万曼就是这个战略的设计和指挥者。万曼的成就不仅是中国艺术教育建立起一个新兴学科；更重要的是他组织和培养了最早的当代中国艺术创作集群之一，并带领他们成功登上国际舞台。

1986年瑞士洛桑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壁挂双年展上，在万曼指导下完成的三件大型壁挂作品从五十多国送展的上千件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艺术家在当代世界艺坛的首次亮相。入选的五十一位艺术家来自十七个国家，中国占第三位。谷文达的《静、则、生、灵》，施慧、朱伟的《寿》，梁绍基的《孙子兵法》都将中国文化的气韵织入当代作品之中。这种新的装置观念，对80年代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影响。这几位艺术家现在都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坚，创造力也非常旺盛，不时看到他们有精彩的作品呈现。

那些年我在美院主持对外交流工作，万曼的住所就安排在我办公室同一楼层，我和蔡亮教授常坐在他室内的沙发上促膝聊天。他俩烟酒不离手，但最大的嗜好

还是谈论中国艺术的前途，一打开话匣子非到深夜凌晨不止。1988年在金董建平女士协助下，香港艺术中心举办“中国现代壁挂展览”，展出了万曼壁挂研究所创作的一批作品，这也是在国外最早举行的中国当代艺术展览之一，表现了新一代中国艺术家的爆发力和潜能。我当时在美国讲学，赶回香港与肖峰院长和万曼夫妇一起参加开幕式，寓居香港的林风眠老院长也前来观看了展览。林先生和万曼的会见颇有象征意义，一位曾将西方现代艺术引进中国，一位又把中国当代艺术推向世界，他们的握手完成了一甲子的历史轮回。

我们在考察美术史常会注意到这一有意思的现象：有些划时代的文化互动和发展，竟源自一些偶然的事件或名不太见经传的人物。19世纪末有位来自德国汉堡的商人西格弗雷·宾恩（Siegfried Bing，但常被误称为 Samuel Bing），他在巴黎蒙马特尔开了家画廊，出售从日本和亚洲进口的工艺品，正好与凡·高弟弟提奥的画廊邻近。凡·高兄弟从那里先后买了数百张浮世绘复制品，凡·高晚年对光色和线条的自由运用毫无疑问是来自这些日本版画的影响。宾恩将自己的画廊命名为 The Maison de l'Art Nouveau，他展出的艺术家不少都深受东方艺术感染。Art Nouveau 后来成为世纪交替时西方艺术的一个重要流派，其名称即来自这个画廊。五年前荷兰凡·高美术馆举办了名为“L'Art Nouveau: The Bing empire”的展览，宾恩这位颇具眼力的“品位创造者”的许多事迹才为今人所知。

另一件历史轶事也使我深感兴趣。20世纪20年代马克·托比（Mark Tobey）在西雅图 Cornish 美术学院教书，结识了当年在华盛顿大学艺术系学习中国留学生滕圭（白也）。滕圭对中国艺术尤其是书法的介绍，使托比异常着迷。两人遂成为至交。20世纪30年代滕奎回国后，托比还专程去上海向他学习书法。后来托比创造的所谓“白色书写”绘画毫不讳言是受东方书法的启发。托比是公认的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大师，今年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举行的“第三思路：美国艺术家凝注亚洲”展览就展现了包括他在内的一代美国艺术家与亚洲艺术和哲学的对话。可惜滕圭回国后不知何故逐渐从艺坛上消失，“文革”前后更是历经磨难。前些年我在为慕尼黑斯托克美术馆策划“上海摩登”展览时，曾到滕圭晚年工作过的上海文史馆去寻访，得知他已于1981年去世。馆长拿给我看一张滕先生临终那年作的水墨画，题曰：“池塘水暖鸭欢腾”。

宾恩和滕圭的名字在美术史中都不易见到，但他们确实扮演了某种意义上的文化先知角色。设想如果凡·高没有见过浮世绘，或者托比不认识滕白也，他们的艺术是否会走同样的道路？万曼也是这样一位在历史关键时刻出现的不可少的

人物，他像编织自己的作品一样，连接起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沟通。今天中国当代艺术走到这一步，我们不会忘怀曾为之呕心沥血的先驱者。

2009年10月



万曼与郑胜天在美院陈列馆，1988



蔡国强与郑胜天在温哥华中山公园，2000

速写蔡国强

《典藏国际版》主编华睿思(Keith Wallace)以前主持温哥华当代艺廊十年。2000年他要我帮助联络蔡国强,想请他来这里展览。很快他们就搭上了线,老蔡飞来看过场地,不仅要在温哥华做新作品,而且同意办两个展览,大家都十分期待。

那时老蔡已名震西方艺坛。其实他来美国并不久。1995年,他受亚洲文化协会(Asian Art Council)邀请离开居留九年的日本到纽约,毅然决定留下。他说当时搞当代艺术在大陆是地下党,在日本像游击队,只有美国才海陆空阵容齐备。但新来乍到曼哈顿,老蔡只能算个编外,既无人脉、又缺资源,然而这难不倒他。一天他来到哈德逊河对岸,用一根不值钱的传真纸筒芯,塞进火药,举臂燃点起一缕烟火。就是这件超低成本的制作,开始了他在国际艺坛如火箭升空般的事业。一小朵白色的蘑菇云,衬着耸天的世贸双子大楼,成了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图像。也成了艺术家对21世纪一语成谶的警咒。艺术其实越简单越难,比起老蔡以后许多耗资连城的巨制,这一件给人印象更深,也最能显示他的想象力和智慧。

老蔡来自福建,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这两个背景都不寻常。闽人天资聪慧,历来出状元最多。近代高考也屡居全国榜首。中国美术圈不少炙手可热的人物,如范迪安、许江、黄永祿、沈远、卢杰、邱志杰等都是同乡。上戏也出了像陈箴、李山、余友涵这样重量级的艺术家。老蔡总说舞台美术的训练使他获益匪浅,比起其他美术科班出身的人,他更早懂得空间调度、团队精神和预算管理。后来他做装置那么得心应手并非偶然。

那几年我曾两次协助过老蔡的计划。第一次是《威尼斯收租院》,1999年春我们一起去威尼斯见史泽曼(Harald Szeemann),那时老蔡早已胸有成竹。他知道史泽曼对中国革命经典《收租院》感兴趣。1972年史氏策展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时就打过主意,可惜中德还没有外交关系,借展门都没有。这次应邀参加第四十八届威尼斯双年展,老蔡提出复制《收租院》的方案,自然一拍即合。作为赞助单位的代表,我们一起去军火库看场地,与史泽曼和双年展主席会面吃饭。最忘不了的是老蔡推荐我点墨鱼汁面。我从不爱吃海鲜,甲壳软体之类更是敬而远之,但这盘黑色面条实在美味,满嘴涂鸦仍意犹未尽,从此我每到威尼斯餐馆必一尝为快。

《威尼斯收租院》获国际大奖的消息吹皱一池春水。“侵权”之讼、“后殖民”

之责一时甚嚣尘上。可能消息也传到了我们基金会，一次董事会上我面对诸多非难，似乎定要承认这个赞助项目是个失败。老蔡细心把保留下来的灯笼等道具馈赠基金会以为纪念，也得不到看重。我当时为此深感沮丧。现在蔡国强在国内外的名声如日中天，那些《威尼斯收租院》原作的残片已成历史遗迹，其价值大概远远超过了当年我们付出的区区之数吧！

第二次是在巴塞尔艺博会上的爆破表演。20世纪90年代中起我在温哥华主持 Art Beatus 画廊，着重介绍当代中国艺术。1998年首次申请去巴塞尔参展，居然一球命中。这是世界顶尖艺博会头一次接纳华人画廊，令同事们喜出望外。从那年起直到2001年我离开画廊，年年都要去参加这一艺术市场的高峰盛会。2000年艺博会总监凯勒希望我们邀蔡国强为“艺术无限”场区提供一件展品，老蔡欣然应允。庚辰年属龙，他决定在巨大的展场中制作一件爆破作品《龙年》。采购运输火药纸张之类的过程虽然繁杂冗长，表演的时间却只有短短数秒。老蔡把安装好的导火索一点燃，一条火龙霎那间飞升起来。我也和十多位年轻义工一起，听老蔡一声令下，拿着长竹竿一窝风地扑上去灭火，在全场观众的掌声中，一件十多米长的巨作遂告完成。

2001年7月下旬，老蔡携家来到温哥华。他上次来时就看中了唐人街的中山公园。这座北美的苏州式园林难得货真价实，五十二位中国工人用中国建筑材料盖了十四个月，已成温哥华一个旅游热点，但我觉得园中花木亭阁虽不下江南名胜，池中混水和小径灰渣却未免令人扫兴。老蔡的作品《水墨写生》是一件跨时空的表演和装置，与他前一年在悉尼做的油画写生表演相对应。他先要我找三位国画师与他合作。温哥华能画水墨的人不少，我请了华人艺术家协会的会友龙宇和麦蕴庄。麦女士有很好的山水功底，更别出心裁，选大小卵石作画于上，颇有奇趣。龙宇来自广东，中西绘画兼长。恰巧芝加哥的画家刘昌汉相约好友林惺嶽要到温哥华访问，我也请他参加客串。这三位的组合我预期会带来意外的惊喜。头三天由三位国画师在中山公园现场挥毫，开放给公众参观。其实温哥华此类笔会也不少见，但老蔡的点睛之笔是在庭院内安置了三架干冰机制造烟雾。

和风丽日之下，园中各处却青烟袅袅，白雾缭绕。墙外的楼厦衬托着传统山水的虚幻。人为的景色反使画家笔下的意境可信。最后一晚老蔡安排将大家完成的水墨画挂满当代艺廊的两壁。投影机播放出中山公园现场的录影，他让我请本地的裱画高手黄秋平在正中的墙面裱上几长幅白纸。开幕时刻，几架干冰机制造的白雾再次在展厅中漫延流连。三位画家爬上爬下，合作画出了一张即兴的水墨

巨作。老蔡说创作如游戏，他只是添加了一层虚无缥缈的水气，就把我们习以为常的作画过程剥出了许多层次。

不少大陆艺术家都有点“油画情结”。20世纪西画传入迅成时尚，以后官方亲苏又倡导写实主义，所以被学画青年推为首选。老蔡入舞美专业，仍恋恋不忘油画，所以他才会留意收藏马克西莫夫的作品。这次在艾米莉·卡美术设计学院斯科特画廊(Charles T. Scott Gallery)的展览中，与他现场爆破表演《喷泉素描》的同时，挂出了他两周中完成的一大批油画，描绘以前他各次爆破场面的录影定格。老蔡在画室中几乎每天完成一幅，按他自己的说法，画布颜料摊开一地，让他过足了“油画瘾”。

旁观的林惺嶽对老蔡的创作方法十分欣赏，他称赞老蔡将中国的文化文本与西方的观念艺术嫁接映照。艺术家在当代艺术的空间中构造出东方与西方、过去与今天、虚拟与真实的对话，给予观众无限解读与思考的余地。

艺术家送我作品一向被我婉拒，以往是因为当老师，清高自律。到西方后又懂得了利益冲突，虽然收藏不起，也不愿白拿。老蔡显然很通人情事理，不会强人所难。临行前我在郊区陋舍为他举行烧烤会，特地借了邻近的朋友欧阳汉石全套装备在后院烤全羊。本地的同行来了不少，老蔡、红虹带着宝贝女儿刚进门，就说要送我一本他的画册，我自然高兴。老蔡说“慢”，拿着书就走上阳台，大家也都围过来，看他这次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老蔡把画册放到地上，这是他2000年在巴黎卡地亚基金会办展览的一本图录。棕色封面，费大为和Andrei Ujica作的序。老蔡把硬封面轻轻翻开，原来他在扉页已经贴了根绕着圈的导火线。他从容拿出打火机，人们也都像在观看他的大制作一样禁声屏息，期待一场意外的表演。

火点上短短的导火索那一瞬间，老蔡另一只手“嘭”地合上封面，那份利落准确，如大将手起刀落。几秒钟后他把封面掀开，扉页一面是燃过的导火线，另一面是烧灼的印痕，两条曲线对称相应，由内向外，像是一对伸展的犄角或枝蔓。火神爷烧出的这焦黑的纹样，成了老蔡无可比拟的招牌签名。在众人惊喜的掌声中，老蔡把画册捧起交给我，我自然毫不犹豫地接下这份礼物。送礼是件小事，蔡国强也做得这么巧妙、周详、自然和完美，就像他的艺术，你不能不佩服他。

2009年11月

柯佛罗皮斯是谁？

农历年前，不顾刺骨的寒风和贴肤的安检，我飞往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做一次演讲。

John Rajchman 教授请我给他的研究生谈中国现代主义。八年前我参与策划一个名为“上海摩登”的展览，在慕尼黑斯托克美术馆展出，那次介绍的主要是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中国艺术与欧洲的对话。其实我向来认为现代主义的概念并不局限，来源也不止一处。近年一直在研究墨西哥现代艺术对中国的影响，越探索越觉得这段渊源不可忽视。



柯佛罗皮斯自画像

30 年代上海滩有位美国名媛弗里茨夫人（Bernadine Szold-Fritz），热爱文学和交际。她家的花厅（沙龙）声名遐迩，华洋精英和文人雅士都爱在此聚会。1933 年 10 月的一天花厅来了两对客人。一对是《纽约客》的专栏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和她的男友诗人兼出版家邵洵美，另一对是刚到达上海的墨西哥画家柯佛罗皮斯（Miguel Covarrubias）和他的夫人舞蹈家罗莎（Rosa）。想不到他们的巧聚竟揭开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另一篇章。

柯佛罗皮斯专长插图漫画，担任纽约时尚杂志 Vanity Fair 的艺术编辑十年。他和夫人得到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几次去巴厘岛考察当地民间艺术。当时交通不便，需路过上海转船。邵洵美本来就很有钦佩这位“漫画王子”的作品，得此机会就把他介绍给自己出版社旗下的几位艺术家张光宇、张正宇兄弟和叶浅予等。同行一见如故，年轻人把柯佛罗皮斯尊为良师，短时间的切磋交流，在他们的艺术生涯中起了重大作用。以速写闻名的叶浅予后来在自传中写道：“我受其影响，也拿起速写本，在生活中画速写……这是我从事美术工作的一次重要转变。”张光宇的装饰绘画更直接受到柯氏的启发，连他的画风都带有“柯佛罗皮斯式”的幽默。

这一批青年日后个个了得。张光宇是中国现代装饰艺术的先驱，他参与创建